

## 西清和他的《黑龙江外记》

曹殿举

《黑龙江外记》(以下简称《外记》),八卷,嘉庆十五年(1810年)西清著。此书自光绪二十年(1894年)付印以来,颇受史学工作者的重视。但是,作者的情况很少为人所知。下面谈谈西清及其《外记》的一些情况,以供研究者参考。

西清,字研斋。曾祖鄂尔泰,姓西林觉罗,字毅庵,康熙十九年(1680年)生,满洲镶蓝旗人,历任江苏布政使司布政使、云贵广西三省总督、经略七省大将军、兵部尚书、内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,乾隆十年(1745年)被赐文端公,十四年(1749年)被封为襄勤伯。有六子二女。六子为:鄂容安(1714年生)、鄂实(1718年生)、鄂弼(1721年生)、鄂宁(1725年生)、鄂忻(1727年生)和鄂漠(1729年生)。鄂容安,字休如,有两个儿子:长子名鄂岳,次子名鄂津。鄂实幼时过继给六叔公鄂孔。在鄂尔泰的六个儿子中,谁是西清的祖父呢?目前尚无确凿资料,暂不能定,但从他们和西清年龄间的差距看来,鄂容安或鄂实的可能性较大。

西清原居长白,嘉庆十一年(1806年)来齐齐哈尔。由于有关他的资料贫乏,故其生平事迹,仅能从《外记》等书及一些友人的诗稿里觅得一鳞半爪。他曾任银库主事、司权等职,兼教过义学,还审理过案件。《黑龙江志稿》一书说他“娴雅博学,攻诗古文辞,刻有《聚魁集》”,还著有《桦叶述闻》等书。但他的生活却非常贫困。他的好友刘凤诰在《赠西研斋主政》诗中

说他“秀才风味话家贫，五载为郎黑水垠”，“灰堆菜甕饱三口，狗马鸡车寒一身。”他自己也说“官到公孙不救贫，归来沙磧赋无垠。”他对现实生活不满，甚至可以说是满腹牢骚（“不合时宜一肚皮”），他的个人生活也是孤独和不幸的，已是中年人，却无儿无女（所以“中年望啐生儿酒”），身体也瘦弱可怜（“瘦骨嶙峋剧可怜”）。但是，他却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《外记》的写作。正如《黑龙江志稿》所说的，他“官黑龙江数载，公余必检署中书，摭拾旧闻，出遇村氓野老语国初故事，必驻足听，归必一一录之”。由于他经常地“检署中书，摭拾旧闻”，所以终于给我们留下了《外记》这一甚为重要的著作。

早在《外记》刚刚完稿的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刘凤诰就以“旧史氏”之名在《外记》序里给西清和他的《外记》以极高的评价。他说西清“善择政暇，博蔓土风。写往代墨云老上飞鸦，则万点俱寒；话几家青柳北盟负駝，则一行犹肿”，“亦才华也！”今人侯仁之说该书“取材广泛而又严格”，“文笔清新”，“容纳甚多‘生料’（Ccourse Maferial）”，“其间所历百有余年，而仍不失为研究清初黑省史地者之良好资料”（见《禹贡》第六卷第三、四期合刊）。也有人说该书“为研究一百四十余年前黑龙江史地及中俄外交的一本必读书”（见《反攻》第二一二期）。《黑龙江志稿》则说它“与《龙沙纪略》并传矣。”其实此书的成就超过《龙沙纪略》，就是在所有东北地方志中，也是颇有价值的一种。

该书内容虽偏重于齐齐哈尔的记载，但黑龙江全省的情况均有叙及。该书共八卷。卷一记山川、形势、沿革；卷二记城堡、台站、卡伦；卷三记部落、种族、户口、官制、兵制；卷四记俸饷、钱粮、出入款项；卷五记贡品、风俗、刑律、互市；卷六记谪戍、方言、服食及红白事件；卷七记历任职官及流徙谪籍人

物；卷八记五谷、果蔬、物产。不但内容丰富，而且还保存了一些其他著作里所没有或不甚完整的珍贵资料。例如，它记载了尼布楚条约的满文约文，而比其他书里的记载完整而又可靠得多。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签订的，其约文传至嘉庆年间已有岐异。有些书记载该条约第一条，缺“惟乌第河以南，兴安岭以北，中间所有地方河道，暂行存放，俟各国察明后，或遣使，或行文，再行定义”（见《外记》卷一，页十四）一段；亦无第八条“两国大臣相会，议定永远和好之处，奉行不得违误”（同上）。西清的记载，十分完整可靠，所以后来出版的条约集汇编，便以西清的记载作为该条约的正式约文。该书关于黑龙江各民族族源、各地沿革、城市建置、古迹古器的记述，对汉族流人、谪戍者对东北的开发的记述，对当时东北政治、军事及风俗习惯的记述等，都甚为详细和精确。故《黑龙江乡土录》说：黑龙江志乘以“西清《黑龙江外记》为最精确。”

《外记》所用资料的来源，不仅从正史、野史中摘录，而且作者还亲自深入各地调查研究，所以比较可靠。旁征博引，考证得有理有据。他写作态度严肃认真，用词也慎重、恰当。听来的事情，自己不敢肯定的事情，则均加以“相传”、“识者谓”、“土人言”、“余惟闻”等字样。对暂时不可考的事情，也都实事求是地写明“未识然否”，或“存以俟考”，以供后人研究时参考。

历来官修的地方志，多是堆砌资料，写作格式亦往往千篇一律。而《外记》却文笔清秀，读起来颇能引人入胜。

由于《外记》有上面所说的一些特点和成就，所以它对地理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以至社会学等研究工作者来说，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故萧穆在《吉林外记》跋中说：“研斋、亮夫（即萨英阿，《吉林外记》的作者）之书，讲求舆地之学，有备经世实用者，不能不深有所取矣！”

当然，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掌握资料的限制，《外记》在引用资料及记述中，也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。如对“浴水”的解释、对“卜奎”的解释都不够确切；布哈特的土城也不是古长城，而是金代完颜襄所筑，等等。另外，作为一部志书，在体例、结构上亦显得不够完备，组织得不够系统、严谨，各章内容有些交叉，在文句上也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。雕印也有讹错。

《外记》一书的版本较多，主要有《浙西村舍》丛刻本、《广雅丛书》刻本、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一帙本、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》（后改名为《中华边防舆地丛书》）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及《龙沙六种》本等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期，日人内藤虎次郎编辑的《满蒙丛书》亦将该书收入第五卷内。在这些本子中，以《浙西村舍》丛刊本为最好。本文引文的页数，即以该本为据。而其他各种版本，讹错均有不少。有的版本甚至缺少多页文字，内容也前后颠倒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及《满蒙丛书》本内容虽不短缺，但标点太差，错标和不标的地方比比皆是，这些是我们使用此书应加注意的。

